

尚書註疏

十七十八

□ 12
78
9



門
號 78
卷 9



尚書

註疏卷第十七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儔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沒

傳

以罪放而卒

王命蔡仲踐諸侯位

傳

成王

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

作蔡仲之命

傳

冊書命之

蔡仲之命

傳

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疏

蔡叔至之命○正義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及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為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傳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

山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

車七乘○傳

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

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

○辟婢亦反徐扶亦反乘繩證反從

才用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傳

罪輕故退為庶人

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

蔡仲克

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傳

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

明王之法誅父用予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

事○圻巨依反下同

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傳

叔之所封圻

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

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疏惟周至之蔡○正義曰惟周公於武王崩後其

位為家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
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
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
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
年之內不得與兄弟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
敬德，周公為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已之卿
士。周公善其為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
國之於蔡，為諸侯也。○傳致法至國名。○正義曰：周
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
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軌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
相傳為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
地，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
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
在滎陽京縣東北。○傳罪輕至所滅。○正義曰：言羣
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
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
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
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

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
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
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為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
滅霍，既子孫得為國君。為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
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聞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
據而知之。○傳蔡仲至治事。○正義曰：周禮冢宰以
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
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
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
舉之以為已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
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魯，於是周公言於成王
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
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
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正義曰：仲之所
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
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
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

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故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

克慎厥猷。

傳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其賢。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傳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傳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為惟忠惟孝。

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傳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以垂法于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傳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

違命為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傳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傳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

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傳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治直，更反。

爾其

傳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

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

兄弟傳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

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懋音茂蕃康濟小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傳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

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

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

一人汝嘉傳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

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度如字

注同斷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傳數

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

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疏侯于東土○正義曰此

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

立自此以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為侯也蔡伯

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汝當至惟孝○正義

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惟得為孝而亦得

為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

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為忠臣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傳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

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踐似淺反馬

數色角反作成王政傳為平淮夷徙奄之政命亡○

覆芳服反

如字、馬本疏。成王東至王政。正義曰：周公攝政之
 作正云正。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
 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
 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
 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為王者政令，故以
 成王政為篇名。○傳：成王至反覆。正義曰：洛誥之
 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
 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
 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
 伯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
 曲阜，淮夷徐戎並與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
 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
 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
 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費
 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
 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
 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

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為翦，翦
 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滅之事故。孔以
 踐為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
 君，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傳：已滅奄而徙其君，及

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蒲

徐又扶各反，馬本。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傳：言將徙

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告命之亡。疏

成王既至，作蒲姑。○正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
 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
 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已滅
 至化之。○正義曰：昭二十一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
 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
 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

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為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
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
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
奄奄似遠於淮夷也○傳言將至之亡○正義曰禮
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
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
召召公使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
召公使為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周書

成王歸自奄

傳

伐奄歸

在宗周誥庶邦

傳

誥以禍福作

多方

多方

傳

衆方天下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傳

周公歸政之明年

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

月還至鎬京○費○疏○成王至多方○正義曰成王歸

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

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傳○衆方天下諸侯○正義

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

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

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

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

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

侯故也○傳○周公至鎬京○正義曰以洛誥語歸政

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

篇亦歸政明年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為證以成

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

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

親征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為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
 王伐淮夷而此傳言曾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
 起為亂曾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
 誓眾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
 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為此故也傳
 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
 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
 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
 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
 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
 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
 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
國多方傳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
 王自告○別彼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
不知傳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紂也言

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疏周公至不知○正義
 曰周公以成王之意
 告眾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
 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天下汝天下
 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
 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傳周公至自告○正義曰
 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
 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
 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
 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
 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
 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
 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
 殷之至取亡○正義曰諸侯為民之主民所取正故
 謂之正民民以君為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
 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
 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令其心奔殷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七

而慕洪惟圖天之命弗求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傳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

天下至戒於夏以謹告之謂災異謹弃有夏誕厥

逸不肯感言于民傳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

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

于帝之迪傳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

天之道迪徒歷反馬本作乃爾攸聞傳言桀之惡

乃汝所聞疏洪惟至攸聞正義曰以諸侯心未服

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

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謹告

之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

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

言夏桀乃復大為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

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

聞言不虛也傳大惟至災異正義曰上天之命

去惡與善凡為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日而去常須

敬念祭祀天所謹告謂下災異天不言厥圖帝之命

故下災異以謹告責人主與自修政也傳厥圖帝之命

不克開于民之麗傳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

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麗力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內亂傳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

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重

反又直龍反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傳

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情於

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傳桀洪舒

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日

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憤勅二反疏厥

至夏邑○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

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

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

勤德因復甲於二者之內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

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情於民言桀

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情於治民桀既舒情於民故亦

惟有夏之民貪饗忿憤而違逆桀命於是桀日日尊

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

○傳桀乃至昏甚○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為

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

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

事之內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充之外不憂民內不

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

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

獸之行於內為淫亂與孔異也○傳言桀至治民

正義曰民當奉王而責桀不能善奉於民衆者君之

奉民謂設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致

懈惰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懈惰於治民

令民益困而政益亂也○傳桀洪至賊臣○正義曰

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

違逆桀命為貪饗忿憤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員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饗

饗說者皆言貪財為饗貪食為饗饗即叨也叨饗謂

貪財貪食也忿憤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

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劓割夏

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

降顯休命于成湯傳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

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

不畀純傳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昇必二

反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求于多享傳天所以

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

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傳

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王

所任任同已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傳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于百端所為言

虐非二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疏天惟至九

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

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

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

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衆士

者大不能明道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

於民至于百端所為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

善其臣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惟桀至已

實傳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

所好用同已者以其同已謂之為恭人實非善人故

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為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

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傳乃惟成湯

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慎厥麗乃

勸厥民刑用勸傳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

萬曆十五年刊

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

罰亦克用勸傳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

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相息亮反去

亮反去亮反去夏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反亮反去帝乙已上安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

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要一遙反又一

反亮反去上時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傳今

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辟必疏乃惟至之命正義曰桀殘虐於民乃惟

下民主慎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為善其民雖
被刑殺亦用勸勉為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
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
能用勸勉為善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為
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為善今至于汝君紂反先
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
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傳乃惟
至民主○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
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為民主傳湯
慎至刑清○正義曰慎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
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
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
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
傳帝乙至勸善○正義曰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而察
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
者不在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傳歎而順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三

十一

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

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

命胥有辭傳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友

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

故見誅滅也疏嗚呼至有辭○正義曰周公先自歎

而復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

言告人謂之誥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

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

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為過惡

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

以此故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

見誅滅傳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

張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

無親佑有德傳○問問疏乃惟至問之○正義曰更說

厥之問疏桀亡之由乃惟有夏桀謀其

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

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

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傳後

夏之諸侯故云有國傳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

圖厥政不蠲烝天惟

降時喪傳紂謀其政不絮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

謂誅滅傳獨吉玄反馬云明也一音傳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傳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

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

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傳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其改悔而紂大

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

年。還師二年。疏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說紂亡之

由。乃惟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

恣無度。紂謀其為政。不能緊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

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

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紂雖狂愚。其念善也。計紂

為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開

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

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

之。傳惟聖至滅亡。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

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多。是聖必不可

為狂。狂必不可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

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者。方言

天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

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善。中

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

聖極善惡者言之。傳天以至二年。正義曰。湯是

創業聖王。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

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

待。開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為民

主。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

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

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

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

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

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七

古

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

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

非曲念湯德。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傳

延此歲年也。

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

以代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傳

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

衆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傳言周文

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音王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傳天以我用德之

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

衆方之諸侯疏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以紂惡之

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

以代紂惟汝衆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

我周王善奉於衆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
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
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為
王正汝衆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天惟至
代者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為
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
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
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
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亦顧天此
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
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
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正義曰周以
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
惡何事非天由為美道為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
教我用美道故命傳今我曷敢多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
得當天意也今我何敢多詰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

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傳汝

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欲其戒四國崇

和協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傳夾近也汝

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夫之命而為不安乎

夾音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

命傳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

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平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傳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

心未愛我周故數色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

天命傳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傳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

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

時其戰要囚之傳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

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

朋黨要一遙反訊至于再至于三傳再謂三監淮

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乃有

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傳我教告戰要囚

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

大罰誅之

○殛訖力反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

爾自速辜

○傳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

自召罪以取誅

○疏

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敢

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為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既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眾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暇汝故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中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為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為肯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

辭汝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用戰伐要察四繫之由汝數為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四汝至於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四汝已至再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傳今我至之君○正義曰我今何敢多為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為叛逆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為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傳夾近至安乎○正義曰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為近也諸國疎遠周室不肯以治為功故責之顧氏云汝眾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傳今汝至疑乎○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隨殷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吹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

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
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重田故云改汝
故田治田謂之改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
謂之改食即此改亦田之義也○傳汝未至正道○
正義曰專君無二臣之道為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
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為叛逆是汝乃自為此不
常謀信於正道○傳我惟至朋黨○正義曰教告與
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
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帥
是將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
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
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
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
也此雖總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
○傳再謂至之事○正義曰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
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
言上迪屢不靜之事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傳

王歎而以道告汝衆方與衆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傳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

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是還本土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傳於惟有相長事

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臬

反馬作剝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傳大小多正自為不和汝

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

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忌于凶

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傳

汝庶幾不自息入於凶德

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

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傳

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

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

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音悅

天惟畀矜爾我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傳

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

有周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胙

迪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傳

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

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疏

王曰嗚呼猷至大僚正義曰

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
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眾士謂頑民遷成周者
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此章
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
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
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
皆用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為不和汝衆官等自
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
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
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思入於
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
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
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
反本土長得勤畋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
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
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
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傳王歎至多士
○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

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傳監謂至本土。○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傳於惟至用法。○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傳汝庶至汝位。○正義曰：和順爲善德，怨惡爲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常在汝位。○傳汝能至邑里。○正義曰：閱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爲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傳王歎而言曰：衆士汝

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傳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頗破多反，探吐。王曰：嗚呼多士，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祚矣。汝乃惟爲逸，豫，惟爲頗，僻，大遠，弃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刑，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傳王歎至祚矣。○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傳若爾至徙之。○正義曰：成周一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三

三

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奪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傳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

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傳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怨我解所以

再三加誅之意疏王曰我至我怨正義曰王曰我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

傳又誥至之意正義曰又告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

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周公作立政

傳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

立政

傳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傳順古道盡禮致

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用咸戒

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傳周公用

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

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

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任而鶴反準之尤

劣反賁音奔長之丈反除篇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未文注以長直良反餘並同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傳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鮮

反疏周公至鮮哉○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
能成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
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
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為王矣王
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
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

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
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
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
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
得賢人者少也○傳順古至不慎○正義曰周公既
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
欲命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
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周公攝政之時
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為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
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傳
周公至其人○正義曰此以立政名篇知用成戒者
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
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仕
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
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
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七

三

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為非其人。也。○傳。歎此至者少。○正義曰。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為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丁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其人者少也。○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傳。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

預音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傳。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

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忱。市林反。恂。音荀。行如字。徐

下孟。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

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傳。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

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

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

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無義民。○傳。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

居賢人。干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

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往往

是惟暴德罔後

傳

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

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疏

古之人至罔後。○正

義曰：既言知愛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羣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後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之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為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為治矣。及夏末年，桀乃為天子，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傳古之至上

天。○正義曰：經言古之人迪，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為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太夫稱家室，猶家也。籲訓呼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為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在外賢後，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傳禹之至所謀。○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臯陶謀九德，臯陶所謀者，即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也。○傳知九至君矣。○正義曰：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二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土官，主理刑法，亦須得賢人，平其

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羣官失職。則不成為君也。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略。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傳。謀所至之外。○正義曰。凡人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眾。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

外是也。鄭云。二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亦越成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傳。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釐力之反。耿工迥反。徐工穎反。又工丞

反。下同。王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傳。往况反。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

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傳。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

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傳。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

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疏亦越至見德○正義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
 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
 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
 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為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
 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後
 人能使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
 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
 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
 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
 化也○傳桀之至天下○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
 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為
 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傳湯乃至明德○正
 義曰臯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為九爾以
 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
 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又居官顯明其有
 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

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
 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
 惡見其須賢之功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
 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呼其在受德啓惟蓋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傳受德
 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
 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虐○受德紂字馬云
 謹反徐亡巾反一音閔為于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
 于厥政傳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
 賢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傳天
 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

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徐敷耕反甫耕疏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為威虐乃惟眾習為過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為天子○傳受德至威虐○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為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為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其人實為大惡德字乃為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為作善字望其為善而反為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啓強也啓即昏也故訓為強言紂自強為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為與之同於其國言並為威虐○傳乃惟至任賢○正義曰暴德言以暴虐為德

逸德言以過惡為德習效為之眾者言其所任多也紂任眾為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故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茲尤於商邑是其事也○傳天以至有德○正義曰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弁同也同為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亦越文王觀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傳紂之不善亦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傳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傳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

諸侯疏亦曰至長伯○正義曰既言上天去惡與善
事桀惡所以與成湯紂惡所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
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
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
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
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傳
紂之至之心○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
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
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為行必同交錯為文所以
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
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
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
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
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
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
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
知惡人真惡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

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
審也○傳言文王諸侯○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
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
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
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
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
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
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禋皆是
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
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維武王時爾立政任人準夫
牧作三事傳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
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傳趣馬掌
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趣七左
右攜僕百司庶府傳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七

天

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券音勸契苦

大都小

伯藝人表臣百司傳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

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

非其任乎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傳大史下大夫掌邦

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得

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傳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

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夷微

盧烝三亳阪尹傳蠻夷微盧之眾帥及亳人之歸文

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音反疏

本時作

立政至阪尹○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
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收
者九州之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
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官之尊卑為次蓋以
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
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眾
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
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
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
臣況遠臣以小官況大官既以近小況遠大又舉官
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眾掌
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
司空之卿及次卿之眾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略言內
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眾帥與三處毫
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
官皆求賢人為之也傳文武至三事○正義曰前
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
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

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大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又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為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傳趣馬至其人○正義曰周禮趣馬為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大僕也虎賁大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為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傳雖左至擇人○正

義曰諸官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士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傳小臣至任乎○正義曰小臣猶皆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為民之表的積幹之臣其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眾士是也○傳太史至其人○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大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大史副貳大宰掌其正大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眾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為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為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總舉眾官故特言吉士○傳此有至法則○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

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傳蠻夷至用賢○正義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師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為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為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為三亳必是三所各為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為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為已歸周必是武

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為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為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文王

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

用能俊有德者○遠于萬反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

慎惟有司之牧夫○傳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

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

求才逸於任賢○譽音餘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

又如字

罔敢知于茲

傳

是萬民順法用違法眾獄眾慎之事

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疏文王至于茲○正義

曰上既總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於眾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眾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眾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眾刑獄眾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傳文王至德者○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傳文王至任賢○正義曰下云是訓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事但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分析言之爾

傳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

德奉遵父道

○枚亡婢反

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

基傳

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

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傳直

疏亦越至丕基○正義曰亦於武王遵

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為天子傳之子孫○傳武王至于孫○正義曰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為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為天子臣為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為並受也
嗚呼孺子王矣傳歎稚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

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
乃俾亂傳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

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
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俾必爾反下同
治直吏反下同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傳能治我
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

之言不可復變○相如字馬息亮反下勤相自一話
同間間厠之間復扶又反

一善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傳言政當用
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

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話戶疏嗚呼孺子
怪反至受民○

正義曰周公既歷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
而歎孺子今已為王矣既正文位為王事不可不慎繼
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
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
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
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
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
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人主用
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
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
○傳繼用至心力○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
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
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
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
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及準人
牧夫略舉四者以總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

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傳能治至復變。○正義曰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為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眾獄眾慎之事使得其所以為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傳言政至之民。○正義曰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為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為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為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未訓為終彥訓為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為彥故彥為美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傳歎所受

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稚直吏下本亦作穉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人之

傳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

治眾獄眾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

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傳言

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

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繹音亦疏嗚呼至

正義曰且者周公名也周公又歎曰嗚呼我且已受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眾獄訟眾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

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為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之。傳言用至下治。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別意也。能九之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為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傳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儉息廉反徐七漸反本又作憊馬云儉利佞人也。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傳立政之臣惟其吉士用勉治我國家。○勸音邁疏。國則至國家

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此儉利之人不順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常繼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儉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教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傳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

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傳獨言衆獄有司欲其

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傳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詰起

反馬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傳方四方海

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王之大烈傳

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

之大業傳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傳其

惟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疏今文至

正義曰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即政

為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眾治獄之官

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

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

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

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

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

公又歎曰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此雖

有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

行也傳獨言至官人傳正義曰上有無慎立政立

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

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傳其當至

舊迹傳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

詰爾戎兵為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

為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

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傳方四至

化者傳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為四

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

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

海是也傳其惟至所私傳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

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

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為官傳周公若曰太史傳順其

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傳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傳

事并告大吏傳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傳

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

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也傳此必二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傳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

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六典有廢置官

人之制故告之○行疏周公至中罰○正義曰周公

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

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

使大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

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

如蘇公所行也○傳忿生至之比○正義曰成十

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

寇是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

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

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傳此

法至告之○正義曰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

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

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

法為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

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

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

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大宰是大史有

廢置官人之制故

特呼而告之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尚書註疏卷第十八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儁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

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

在成王自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八

一

大元登司賣

周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疏 成王至周官正義

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位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其事作周官○傳黜殷至言之○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帶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自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罔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傳成王至西周○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

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此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為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傳言周至之法○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

傳

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

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傳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

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羣辟罔不承

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傳

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

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傳辟必亦反治

宰經疏。惟周至治官。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

注同。疏。撫安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

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羣衆諸

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

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敘王發言之端

也。傳即政至甸服。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

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

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

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為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

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

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

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

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

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

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

傳四面至言多。正義曰：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

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

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

傳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

十億曰兆，稱兆兆言其多也。傳六服至百官。正義

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

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

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

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

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

得為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勅，是董正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傳

言當順

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

王曰至未危○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

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

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

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

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

預防之易既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

外有州牧侯伯 **傳**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

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

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長竹丈反下 **庶政惟和**

官長助長並同 **萬國咸寧** **傳** 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

為正治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傳** 禹湯建官二百亦能

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

人 **傳** 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

人 **疏** 曰唐虞至其人○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乃

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

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

百揆揆度百事為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

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

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

官各有所掌眾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七

四

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興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為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為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岳為五行之象左傳少昊立五鳩氏項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禮記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今予小子祇勤于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德夙夜不逮

傳

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

○逮音代一音大計反懈佳賈反 仰惟前代

若訓迪厥官

傳

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蹈其所建

宜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立

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傳

天子所師法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

德乃堪之

傳

三公之

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少保曰三孤

傳

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

尊於卿特置此三者

萬曆十五年刊

書統卷

五

弼予一人傳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

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傳天官

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

言任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傳地官卿司徒

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眾民使小大皆

協睦○擾而小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傳春官

及徐音饒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

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

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司寇掌邦禁詰姦

慝刑暴亂傳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

亂者夏司馬計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傳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

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

穀故曰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傳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

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

○借尺亮及下同疏今予至厥官○正義曰王言今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六

六

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為順也○傳師天子至堪之○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緣其事而為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摠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變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傳天官至任大○正義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為之摠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見百官摠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

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為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傳地官至協睦○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行之傳亦以擾為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為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也。○傳春官至等列。○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為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摠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贊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傳夏官至鬪者。○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傳秋官至時殺。○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

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為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傳冬官至曰土。○正義曰周禮冬官六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合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六年五服一朝。○傳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

岳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

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

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傳

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

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疏六年至黜陟正義

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

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

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

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

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

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

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

道恆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

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

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

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

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

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

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

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為前代之法脅當時之人明

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八

九

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王曰：嗚呼！凡

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傳 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

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政。若二三其

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傳 從政以公平滅私

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傳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

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度待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

利口亂厥官。傳 其汝為政，當以儀典常故事為師法

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疏 王曰：至厥官。正義曰：王

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

事，慎汝所出之號令，出於公，惟即行之，不惟反之。

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為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已

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

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

乃不迷錯矣。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

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為政之法也。傳

有官至之道。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

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

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令，是從政之本

也。令既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八

九

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則其為之政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教乃不迷錯也。

事惟煩 傳

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情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勅六反，莅音利。

又音類。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

後艱 傳

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斷丁亂疏，蓄疑至後艱。○正義曰：又戒羣臣反，下註同。疏使彊於割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情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

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傳 言當恭儉

惟以立德，無行姦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傳 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為偽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居寵思危，罔不惟畏。

弗畏入畏 傳 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八

賢能相讓，俊又在官，所以和讚。鹿亂也。○鹿武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傳所舉能修

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勝音升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傳

歎而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

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傳言當敬治

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

厭我周德。○斁音亦，長直。疏傳為德至可為。○正義

良反。厭於豔反。疏曰：為德者，自得於已，直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為偽者，行違其友，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

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偽不可為，申說無載，爾偽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野狍

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

之，故肅慎氏來賀。○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駒

反，地理志音寒，狍孟白反，說文作貉。王俾榮伯作賄

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言貉，貉惡也。肅慎之命。傳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之為

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俾必爾反。疏成王至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

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

王賜以財賄，使其勞苦之意，史敘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

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史敘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

萬曆十五年刊

篇也。○傳海東至來賀。○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故以為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駢貉之屬。此皆於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北方白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駢，駢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傳榮國至夷亡。○正義曰：晉語云：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

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為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使，乏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為：賄肅慎之命。明是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

周公在豐傳

致政老歸

將沒欲葬成周傳

已所營作示

終始念之

公薨成王葬于畢傳

不敢臣周公故使近

文武之墓

近之近

告周公作亳姑傳

周公徙奄君於

亳姑因告

亳姑因言亳姑功成

遷之功成

亡。○桓其

父反

疏

周公至亳姑。○正義曰：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

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桓，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

敘其事作毫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傳致政老歸○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為大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傳周公至成亡○正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毫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為之說上篇將遷毫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毫姑者是周公之意令告周公之樞以葬畢之義乃用毫姑為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毫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成王重周公所營

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

作君陳

作書命之

君陳

臣名也因以名篇○鄭註禮記云周公之子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

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

行已以恭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言善父母者

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命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正

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監工昔周公師保萬民。

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傳言周公師安天下

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

法而教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傳勉明周公

之教。惟民其治。○懋音茂。治直吏。疏周公至君陳。

反。下注政治同。

正義曰。周公遷

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

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

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為君陳

篇名。○傳成王至官司。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

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

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

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

此分亦為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云。旌

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

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

邑為周之東郊也。○傳臣名至名篇。正義曰。孔直

云。臣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

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

仲。故也。孔未必然矣。○傳言其至以恭。正義曰。令

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

善事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

為友。○傳言善至政令。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

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

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我。聞曰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傳所聞之

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

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爾尚式時

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傳汝庶幾用是周

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

豫音茲疏我聞至逸豫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有

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為德也欲必

為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於事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傳此言

凡人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而不能用之所以無成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傳

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

不可不慎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

傳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

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

布之禁其專釋音亦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于內爾乃順之于外傳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

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傳

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

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傳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

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王曰君陳爾惟

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傳汝為政當

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

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傳寬不失制動不

失和德教之治從七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傳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

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

理斷之辟亦友下同中如有弗若于汝政弗化

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傳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

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

三細不宥傳

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

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狃文疏曰王

至不宥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為政當弘大

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

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

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

使疎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為褊急此成周殷

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

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

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

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

善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一

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遺君陳為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
 傳寬不至之治○正義曰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
 傳習於至惡源○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快前復為也古言狃快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充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政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猶言三者再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傳人有頑器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傳為人君長必有所舍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

其忍恥藏垢○長誅文反
 垢工口反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
 傳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別彼列反沮在汝
 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傳反否方九反又音鄙
 疏爾無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為善
 良○正義曰民者真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器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於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為人君必有所舍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福隘也汝之為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傳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

示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傳人之於上，不從其命，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

報反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傳汝治人，能敬常在道，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傳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

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傳非但我受多福，而止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

朽○長如字，疏惟民至末世。正義曰：惟民初生，自朽許父反，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乃有遷變，為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所命，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必從。

之，在主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于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傳二公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

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傳臨終之命曰顧命。○相

反，顧工戶反，馬云：成王將崩，顧命，疏成王至顧命。○

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疏正義曰：成王病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敘其事，作顧命。○傳二公

舊曆十五年刊

至治之。正義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為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公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為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保、太傅，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為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臨終至顧命。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為語也。

顧命傳

實命羣臣敘以要言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 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

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懌音亦，馬本作不。甲子

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傳 王大發大命臨羣

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以

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洮他刀反，徐音逃，馬

文作沫，云古文作頰，馬云頰頰面也，被皮義反，徐扶

僞反，注同，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倚也，字林

同，父冰反，齊側皆反，盥音管，又音灌，朝直遙反，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

公衛侯毛公

傳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

三

萬曆十五年刊

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
 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
 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夷音釋芮
 如銳反彤徒
 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傳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
 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疏顧命至御事○正
 義曰發首至百尹
 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為發言之端自王曰至肩貢于
 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
 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
 康王受命之事○傳實命至要言○正義曰王之命
 命實普命羣臣序以要約為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
 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

上欲指明三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摠語故命不得
 言之顧命是摠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
 ○傳成王至悅懌○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
 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
 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
 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得
 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
 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
 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為始故始生魄為月十六日即
 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
 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
 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為洮頰張本耳○傳
 王大發至出命○正義曰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
 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
 浴故但洮頰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頰內則
 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頰頰是洗面知洮為盥手
 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
 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

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為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觀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衮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傳同。召至三公卿。○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三公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三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為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為六卿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為說也。○傳師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

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士。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傳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幾音機。徐音幾。下同。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傳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命汝。○瘳反。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傳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

○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大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震力。

萬曆十五年刊

書正卷六

三

馳反肆徐以至文武定肆不違文武定用克達殷集大命傳

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傳在

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傳在文

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迓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

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侗徐音同

也斥昌亦反又勅動反馬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

幾明是我言勿忽略傳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傳

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勤德

政釗姜遼反又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傳言當

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為善思夫人自亂

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傳羣臣皆宜思夫人

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

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疏王曰至非幾正義曰王召羣

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

病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日

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

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公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

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

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代殷為

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敬迎天

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越言常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度於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為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為善汝羣臣等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為惡也○傳病日至命汝○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徧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疹愈也恐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能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傳今天至忽略○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為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茲既受命還○傳此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出

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綴衣、幄帳、羣臣既退

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

日王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竹衛反下同王崩馬

本作成王崩汪安民立政曰成幄於角反下

同牖音容本亦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傳家宰攝政故

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傳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

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

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

虎賁氏○俾必爾反伋居及延人翼室恤宅宗○傳明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二十八

三十四

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度傳

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度舊音待洛反恐誤注

云作冊書法度音疏茲既至冊度○正義曰此羣臣

宜如字傳直專反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連綴之

衣王所坐帷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

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三人於齊侯呂伋之所

以二千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

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命太

羣臣之心也○傳此羣至本位○正義曰周禮射人

掌國之三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

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

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

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

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

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

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

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

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

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

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

傳綴衣至王崩○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

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衣綴衣則綴衣是黼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下

三

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
 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
 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
 也○傳臣子至貴氏○正義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
 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
 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
 之也經言以二千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
 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
 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
 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
 保就命使之執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
 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
 二千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
 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
 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為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
 虎賁也○傳明室至宗室○正義曰釋言云翼明也
 喪大記云君大夫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
 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

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
 憂居喪去為天下宗室也○傳二日至康王○正義
 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為策書也經不言命
 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
 故以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
 后憑王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
 及傳命已後康王答命
 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邦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

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相息亮
 反供音恭狄設黼衣綴衣
 傳狄
 下士展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乎生
 所為○黼音甫徐音補衣於豈反屏步
 經反畫胡卦反幄音酉復扶又反
 越七日至
 義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
 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四坐王之所處者

萬曆十五年刊

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傳邦伯至喪用。○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巳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孔子不為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為喪事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為棺槨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傳狄下至所為。○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更

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為狄者故以狄為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哀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為哀郭璞曰憲東戶西也禮云斧哀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哀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哀地因名為哀是先儒相傳黼哀者屏風畫為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績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哀地故名此物為黼哀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哀帷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為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哀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華玉仍几。傳篋挑枝竹白黑雜繪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

侯之坐。○嚮許亮反，箴眠結反，馬云：織，弱純之允。西

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傳東西廂謂之序。

底，蕝華，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

之履反，馬云：青蒲也。蕝音弱，萃音平。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

几。傳豐莞，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豐芳弓反，莞音官。又音關，鏤來豆反。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

仍几。傳西廂夾室之前，筍蕝竹，玄粉黑緞，此親屬私

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夾工洽反，徐音頰，注同。筍息

為席，干貧反，紛孚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緞音受。越玉五重，陳寶。傳於東西

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越玉，馬

獻玉也，重直容反。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傳寶刀，赤刀

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為二重。○琬紆晚

反，削音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傳三玉為三重，夷

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

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

之。○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玕，胤之

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傳胤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

尚曆十五年刊

儀
一有
氏字

坐東。○鼓扶云反。注同。中竹仲。兌之戈。和之弓。垂之

竹矢。在東房。

反。車尺遮。反。車渠車軌也。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

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兌徒外。大輅在賓

階面。綴輅在阼階面。

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

○阼才故反。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

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

國之事。所以重顧命。○塾音孰。一音疏。牖間至漆仍

牖謂窻也。間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屨。展

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緇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有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之扆。彼

言扆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篋

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

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

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

扆前之坐。篋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緇席畫純。其下是

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

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

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

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

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傳篋

桃至之坐。○正義曰。此篋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

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

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

注此下。則云。篋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篋席織。弱萃

萬曆十五年刊

繪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
 黑采也絳帛為質其意以白黑之緣縫刺為黼文
 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為形也
 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
 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
 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
 羣臣覲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
 侯設斧衣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衣彼
 在朝此在寢為異其牖間之坐則同○傳東西至之
 坐○正義曰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
 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為蒲筓孔以底席
 為蒲筓當謂蒲為蒲筓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筓
 蔭席蒲筓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
 致也篋織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
 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
 以彩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
 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
 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蜺貝甲以白

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
 蜺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為
 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
 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
 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
 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
 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
 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
 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
 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傳豐莞至之坐○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藪郭璞曰
 今之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又云苻藪莞樊
 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
 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東竹
 席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為畫蓋以五
 彩色畫帛以為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為緣釋器云
 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為刻鏤之類故
 以刻鏤解彫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為飾也○傳西廂至

萬曆十五年刊

書山卷六

二十九

質飾。○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為蒨竹，取筍竹之皮以為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為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為之。綵，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傳於東至器物。○正義曰：此經為下摠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

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傳寶刀至二重。○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為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鏤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鏤，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為赤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眾反，遣弟興詣孫策，策引白削斫席，興體動曰：我見刀為然，然赤刀為赤削。白刀為白削，是削為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為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為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為二重，則琬琰共為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為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為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為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傳三玉至寶之。○正義曰：三玉為三

重與上共為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
 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
 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
 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王華山之球也
 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
 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
 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
 玉為彼玉未知經意為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羲氏王
 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
 氏之時必有書為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代犧
 孔說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
 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
 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
 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
 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
 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壁玉人

之所貴是為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類其
 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
 各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
 有二物亦應無別意也○傳胤國至坐東○正義曰
 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
 今猶在明其所為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
 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
 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
 記謂車罔為渠大小如車罔其具形曲如車罔故比
 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鼗鼓釋樂云大鼓謂
 之鼗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
 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
 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
 者在西夾坐東也○傳兌和至夾室○正義曰戈弓
 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人之巧人也
 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為皆
 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
 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

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傳大輅至南向、○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為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為金輅也、而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傳先輅至、顧命、○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為文、玉輅金輅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直三者以飾為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為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

次輅為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為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為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為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

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二人雀弁執惠

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傳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

立于畢門之內傳隅示路寢門一名畢門傳弁皮彥反傳四人綦弁執戈

上刃夾兩階傳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凡士

所立處傳綦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夾徐工傳一人

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傳冕皆大

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

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傳戣瞿皆戟屬立于東

西下之階上傳戣音逵瞿其俱反徐音懼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傳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傳銳以疏二人至側

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於

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

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

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為之先門次階次堂從

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

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

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二三面各二

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

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

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

萬曆十五年刊

禮記卷八

三三

布為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為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為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為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鈹屬者，以劉與鈹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為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戈。刈，戈即今之句。子戟，劉蓋今鐮斧。鈹，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於柄，或著於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
傳綦文至立處。○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為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凡相傳為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傳冕皆至前

堂。○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摠名為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傳戣，瞿至階上。○正義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圍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傳銳，矛至階上。○正義曰：鄭玄皆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傳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傳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蟻魚綺反。

萬曆十五年刊
書影卷八
三五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傳

執事各異裳彤纁也

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

階齊

傳

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

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

用阼階升由便不嫌

○目莫報反

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

王冊命

傳

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

疏至冊

命○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為文

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為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王及至當主○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衮鄭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采芣之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言貴文故稱之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傳公卿至色玄○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為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蚘蜉蟲也

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人卽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傳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形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形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形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卽宗伯之卿也。○傳大圭至不嫌。○正義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

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卽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端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二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作階者，東階也，謂之作者，鄭玄云：冠禮注云：作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作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

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
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傳太
史至同階○正義曰訓御為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
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
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
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為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
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為名指上文為言顧命策
書稟王之意為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傳 冊命之辭大

君成王言憑王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
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憑皮 臨君周邦率

循大卞○傳 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卞皮
扶變 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傳 言用和道和

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 王再拜興

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傳

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
威德乎謙辭託不能○眇彌 疏 曰皇至光訓○正義

冊書也詰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王几所道
稱揚將終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為民主用是道
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
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
○傳 冊命至託戒○正義曰言憑王几所道以示不
憑王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今其哀而聽之不
敢忍也以訓為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為天下之
王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傳 用是至大法○正
義曰卞之為法無正訓也告以為法之道令率羣臣
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為大法王肅亦同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傳王受瑁為主受同以

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

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咤陟嫁反字亦作

又豬夜反說文作託丁故反奠上宗曰饗傳祭必受

爵也馬作託與說文音義同福讚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傳受王所饗同下堂

及於篚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傳太保以盥手洗異同

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大保又

祭報祭曰酢○酢才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傳宗人小

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主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

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齊

傳太宗既拜而祭既祭受福齊至齒則王亦至齒王

言饗太保言齊互相備○齊才細宅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傳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

答拜敬所白○宅如字馬太保降收傳太保下堂則

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徹丑列反疏乃受至

正義曰王受册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

於極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册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

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

又以瑁受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八

三十八

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齊至齒與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及於籩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極云已傳顧命訖王則答拜拜極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極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齊至齒與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極以事畢王又答拜拜極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傳王受至顧命○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為圭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瑁一手受琖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為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於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

三奠爵於地也為此祭者告神言已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為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為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為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傳祭必至福酒○正義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人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齊之乃以同授太保也○傳受王至於籩○正義曰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籩既飲皆反於籩知此下堂反於能也○傳太保至曰酢○正義曰祭祀以變為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進減

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璋太宗執璋璋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璋也乘璋以酢是報祭之事于已祭大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傳宗人至受命○正義曰上宗為大宗伯知宗人為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答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傳太保至相備○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齊以至齒禮之通例啐人口是啐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

於太保言齊至齒則王饗福酒亦齊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傳太保至所白○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答拜敬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侯○傳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處昌疏諸侯出廟門侯○呂反正義曰廟門謂路

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